

「兼」男杰·西藤

野火鸡

华夏出版社



野火鸡

〔美〕罗杰·西蒙著

黄小军 黄小石 译

责任编辑：郑 健

封面设计：王 堃

Translated from PENGUIN 1987

WILD TURKEY

Writer: Roger L. Simon

野 火 鸡

〔美〕罗杰·西蒙 著

黄小军 黄小石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3插页 87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8年5月福建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1—170,000册

*

ISBN 7—80053—161—9/I·055

书号：10484·055 定价：1.00元

编 者 的 话

“性解放”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只强调个人性欲的充分满足和绝对自由，放弃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理论。虽然它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及其婚姻道德基础的反动，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和自由化在两性关系方面非道德化的表现。追求满足正当的欲望并无过错，情欲本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真实的需要，但绝不能因此导致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正是为了让大家、尤其是青年更深刻地认识“性解放运动”背后的形形色色，我们编译出版了罗杰·西蒙的这部小说。

“名符其实的性解放主义者”德波拉，她公然当着情人的妻子的面和她的情人发生性关系，被情人的妻子在一时冲动下杀死；倡导性解放的作家赫西特由于自己所虚拟的婚姻关系以及所鼓吹的理论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不得不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痛悔；从事色情职业的日本女招待美子被残酷地灭口；寄幻想于“开放式婚姻”的南茜，最终自己饱尝了这一婚姻关系结出的苦果……凶手都是谁？真正的凶手，应当说是那个社会的腐败和堕落，滴着鲜血的杀人刀是那个社会的“性混乱”。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在作品曲折迷离的情节背后，应当说是有着这一批判意识的。

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一点上回味一下这部作品。

(一)

我第一次见到岗瑟·托马斯——那位闻名遐尔、冠有哲学博士头衔的“游击”新闻记者——是在十二月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五点钟。当时，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酣梦正浓。突然，一阵猛烈的敲击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怀恩！摩西·怀恩！快起来，杂种！”

我坐起来，揉了揉惺忪睡眼，径直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亮光光的秃头下面一只血红的独眼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托马斯身着银灰色摩托车服，站在窗外，正用头盔敲着我的窗门。

“怀恩！快点起来，混蛋！你马上就要成为超级明星了。一个众目所瞩的英雄，还有闲功夫躺在家里睡大觉！你会上《新闻周刊》、《先生》杂志的头版头条，你的照片不久将会登在《滚石》杂志的封面上！用不了两个月，你还会赤身裸体出现在《荡妇》的首页……怀恩，快起来，咱们谈件正经事儿。”我开了窗。他还在咧嘴笑着，一股甜腻腻的野火鸡酒味扑鼻而来。

我嘟哝了一句，不禁摇了摇头。难道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文化英雄吗？真像刚刚从卡马里国家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疯子。不管他是谁吧，吵闹声已经把睡在隔壁我的只有一岁半的儿子西蒙惊醒了。

“爸爸，什么事儿？”西蒙喃喃地叫道。

托马斯急着嚷道：“我要你去会一个人。二十分钟后，我带一位摄影师来。”

说罢，便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我忙不迭地走进厨房，为西蒙兑好牛奶，然后便坐在起居室里等他回来。

好家伙！这一等就是几个钟头！不过，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象前一次那么冒失、莽撞、疯疯癫癫的了。那天上午九时，我在厨房里一边洗碗，一边听着肖德利克那首抑郁低沉的曲子《沉沦》。突然，岗瑟又闯了进来。

“这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摄影师，安东尼·贝斯特。”岗瑟取下摩托车头盔，朝着一个面黄肌瘦、衣着破旧的小伙子挥了挥手说，“开始吧。标题是：摩西·怀恩在行动。刊登在《滚石》杂志上。”

安东尼·贝斯特躬着腰，开始从侧面给我拍照。

我往碗池中倒了一些去污剂，说：“你来得太不是时候啦。我现在什么事儿也不想干。我前妻去旅行，我还得照看孩子，现在不受理案件。”

“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都替你安排好了，保管你马到成功。”

“这是个极为有趣的案子。”岗瑟接着说。“一个二十八岁的女郎在她的贝佛里·威尔郡的寓所里被刺身亡，刀子是从背部捅进去的，尸体一丝不挂，横倒在躺椅上。桌子上有一瓶翻倒的夏托·白兰酒。酒从桌上滴滴哒哒地流到紫褐色的地毯上。”

“听着。这具迷人的尸体原来就是影界巨头马科斯·弗兰克的千金，美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德波拉·弗兰克。”

“胡扯！”我说。“……还有三百万美元的遗产，没有遗嘱。”我朝他哼了一声，咬了咬手指。

“马上去犯罪现场吗？”摄影师安东尼·贝斯特问道，“血迹斑斑……令人毛骨悚然。”他的语调中带着明显的英国腔。他一边说，一边来回走动，从各种角度、不同的距离继续拍照。

“别理他，怀恩。你意下如何？”岗瑟对我说。

我摇了摇头。

“什么？”托马斯象咬到一块石头。“别傻了，怀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另找时间吧。”

“请原谅，伙计。”他往我跟前挪了挪，脸上闪着阴冷的、魔鬼般的狞笑。他象抓自行车的车把那样，用双手钳住我的肩头，又接着说，“你可要三思呵。想象一下那《滚石》杂志上显赫的封面，标题是‘死亡与复仇：摩西·怀恩断案如神……’”

我没有做声。

“怀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要么庸庸碌碌，苟且偷安，要么铤而走险，一鸣惊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退到一边去，暗自窃笑着。我盯着他那只独眼，思忖了片刻。这案子的确很诱人。说实在的，我这人很好名。说不定这件事我还会自己找上门去呢。岗瑟这人还不错，他那本描写芝加哥歹徒的书真是令人叫绝。他会怎么写我呢？

岗瑟缓缓地转过身，朝我走过来。“我可不是强人所难呐，伙计。”

“走。”我说。

我们从房里出来，来到路边。天空碧朗、清爽怡人，从这儿一直可以望到远处的天桥。

岗瑟走到我的汽车旁边，用手摸着挡风玻璃问，“原来那部车呢？”

“坏了。”

“你妻子呢？”

“在欧洲。”

“让你在家当孩子王？”

“哪儿的话。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喜欢在一起。”

我说。

他没有回头，而是一头钻进了汽车的前排，把头盔放在仪表板上。

“我们去哪儿！”

“去看你的委托人约克·赫西特。”

“此人我见过，据说是个十足的淫棍，最近又在写一本描写性关系的小说。”

“不错。”

“他与德波拉·弗兰克小姐的被害有什么相干？”

“警方怀疑是他杀的。”

“你不是开玩笑吧？他可是刚刚荣获‘全国图书奖’的呀！”

岗瑟讳莫如深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二)

赫西特住在蒙梅特旅馆。这家旅馆是一些年轻的电影演员和摇摆舞明星们的下榻之处。从外面看上去，有点破烂不堪，很象一座行将倾塌的摩尔人宫殿。旅馆里面，一片颓败

的景象。

我们来到赫西特门口，岗瑟用力在门上砸了几下。

一会儿，门开了。赫西特站在门口，腰上缠了一条浴巾。鬓发已开始微泛出灰白色，眼窝深陷，流露出疲惫不堪的怠懒神态。过道后面蜷缩着几个穿着浴衣的年轻女人，她们的额上沁满汗珠。

赫西特大敞房门，岗瑟、西蒙和我鱼贯而入。

“这么说，你就是摩西·怀恩？”赫西特抓住我的手问。“一个嬉皮士侦探。不过你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倜傥不羁、风度翩翩呐。”他边说边上下打量着我。

“时代在变嘛。人也要不断更新他的自我形象。另外，有时办案子常遇到麻烦。比如说，我总不能穿着短袖紧身汗衫和牛仔褲去调查银行经理吧？”

“还吸毒吗？”

“在我不节食的时候。”

赫西特赞许地笑了笑。“是呵，我现在也开始喝野火鸡酒啦……噢，对不起，今天不能奉陪了，再见。让岗瑟耽误了你这么多时间，实在抱歉。”

“约克，你这是干什么？”岗瑟愤然道，“侦探既然已经来了，你可以让他助你一臂之力嘛。这也是件众目所瞩的事情，保险能成为头号新闻。”

“够了，全是他妈的狗屁！”

“我去找哈丽特来，让她开导开导你。”

“随你的便！爱找谁就找谁吧。告诉你，别老是死乞白赖地缠着我。”

他目送着岗瑟去屋角挂电话，然后把脸扭过来对我说，

“我已是年逾半百、行将就木的人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干，哪有闲功夫在这个德波拉·弗兰克案件上扯皮。”他挑起调门儿，把声音拉长，瞥了一眼角落里的几个妖艳女子。那个金发女郎侧着身子，靠在橱柜上，肤色黝黑的女子蜷缩在沙发里。

“她们是放弃了社会学研究，来跟我合作的。我们正在研究巴赫芬和奥托·克罗斯的理论。我们要证明传统的婚姻是男性借以推翻母系制度的一种奴役形式。我现在正在写另一本书，名叫《美国的性解放》。它可能会成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

角落里传来岗瑟打电话的声音，声音越来越高。“是的，是的，哈利特，这我知道。他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个性膨胀的极端主义者……。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撂下电话，转过脸来对赫西特说。“《纽约邮报》已经上街了，你的照片登在头版，冠有醒目的大标题：‘约克·赫西特——谋杀嫌疑犯。’”

“见鬼！”赫西特气极败坏地抓起电话，把它送到厨房里去了。岗瑟咧嘴笑了笑，倒了一杯野火鸡酒。

“谁是哈利特？”我问。

“编辑，兰登出版社的。”

他端起酒杯，一口喝进了半杯。我走到写字台旁，看见赫西特的那本新书，书名是《美国的性解放：单人旅程》。书卡上记录着书的一些章节梗概和选题范围，从性交到开放式婚姻，几乎无所不包。

“你觉得怎么样？”安东尼从侧面走上来问。

“什么怎么样？”

“能成为畅销书吗？”

“没问题。”

“别跟我谈什么预付款的事！”赫西特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他正在电话里同什么人吵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都是他妈的银行搞的鬼！”他摔下听筒，冲进屋里。“那帮混蛋和兰登出版社都已经预谋好了。他们非要我雇个侦探，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他们不想让我在写那本书期间被指控犯谋杀罪……天哪，新闻界都是一群笨猪！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他突然倒在我对面的安乐椅里。

“为什么警方认为是你杀死了德波拉·弗兰克？”

“我说侦探先生，你管这屁事儿干吗？安心拿你的钱就是了。反正他们每天要付你五百美金，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个大富翁了。”

“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假如我要跟你合作的话。”

“假如……？”他不无嘲讽地扫了我一眼。“他们断定，她被害时我跟她在一起，而且，我们之间不和。”

“为什么事儿？”

“噢，是艺术上的争吵……，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种纠缠不休、难以调和的战争……还有通常的……”他就此打住，不再往下说了。他这样含含糊糊，闪烁其辞，让我有点恼怒。我两眼紧紧地瞪着他，期待着他能讲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

“你们争吵什么？”我又问。

“她说我是个骗子，老不正经，写的全是一些乌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以取悦公众。我在电视台的‘六十分

钟节目’里称她是一个性叛逆者。结果，她却在第二周的同一个电视节目里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是个装腔作势的酒鬼。我在《纽约书评》上回敬了她一枪，她又在《纽约杂志》上给了我一剑；我试图回避，她却反唇相讥。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直到……”

“直到你杀了他。”

“对，这就是那种逻辑推出的结论。”

“有证据和证人吗？”

“没有。”

“德波拉·弗兰克被害的时候你在哪儿？”我问。

“在墨尼卡大街的卡玛性实验室里玩一个风情妖艳的……。”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怀恩。你觉得这有什么错吗？”

“别强词夺理啦。”

“哼！我就是要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我愿意。”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这么说，你是让我去找那位你玩过的女人啰？”

他点了点头。

“她叫什么名字？”

“叫美子，她是日本人，不会讲英语，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七八岁。”

“在你们那个——嗯——性实验室里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房东，一个名叫罗达的女人。不过我出来时她并不在场。德波拉被害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一般说来，我并不需要什么证人来证明我不在犯罪现场。”他好奇地看着

我，摊开两臂，坦然地笑道。“摩西·怀恩，你有何高见？你看我象那种因为在电视台上挨了女人的骂就对她捅刀子的杀人犯吗？”

“似乎不大象……”

“那么你答应受理此案……为我洗清名誉？”

“受理此案？”岗瑟接来说，“他巴不得赶紧把案子接过来呢！《滚石》杂志头五页的特号新闻：摩西·怀恩力挽狂澜于即刻，救约克·赫西特于死亡之边缘！对不对？摩西。”

(三)

我开着车，岗瑟靠着车门坐着，打开他那台袖珍磁带录音机。“你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说不上来。”

“赫西特呢？他并不象一般的委托人，对吗？此人欲壑难填……肆纵无度……而且心神不定……总是在探求着什么……”

“到底是作家。”

岗瑟悻悻地瞭了我一眼，取出那瓶野火鸡酒，仰脖咕嘟咕嘟地灌了几口，然后递给安东尼。“喂，伙计，我们去哪儿？计划日程的第一项该是——卡玛性实验室？”

“我们找人去照看一下西蒙。”

“又是保姆？”

“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叫亚罗拉。”

我把车子拐上常青大街，告诉他俩说：“这会儿，你们

最好还是呆在车里别出去。”

车子又转了一个弯，在亚罗拉宿舍对面的一家美容店旁边停了下来。我领着西蒙来到她的房门前，按了电铃。

她没有马上出来开门。看见我和西蒙时，并不怎么高兴。

“今天不行，摩西。我上午就得动身去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

“什么时候回来？”

“三个月以后。”

“我想……”我仔细观察她的表情：僵滞，冷峻，无丝毫妥协的迹象。我心里酸溜溜的。一个女人居然能够象一个男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对我来说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你知道你这个人什么毛病吗？你跟女人打交道，总希望她开始的时候强硬，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依赖你，象驯服一匹马……”

“哎，乘你打点行装的当儿，我能不能把他留在你这儿。就一会儿。这是个重要的案子，有点紧……十点半我会赶回来的。”

“十点半。”她不置可否地重复着。她低头看了看西蒙，把两臂交叉放在胸前，隆起的乳房绷紧上身的短袖衬衫。

“约克·赫西特——就是那位作家。警方认为他杀死了美国广播公司女播音员德波拉·弗兰克。”

“噢。”

从她这一声里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事儿从此结束了。等她旅行回来，我们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这次让她帮

忙照看西蒙不过是自找难堪。

我转过身来，对着亚罗拉。她看看我，用手指捋了捋头发说：“好吧，把他留下吧。”

她用手牵了牵我的衣袖以示告别，“再见。”她说。语气中含着一了百了的味道。岗瑟和安东尼尾随身后。我一屁股坐在方向盘后面。脑袋隐隐作痛。

“现在去哪儿？”岗瑟问，“性实验室？”

“对。”我点燃了发动机。

我们到达西好莱坞的墨尼卡大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西好莱坞一向以美国西部的“性都”著称。我们在卡玛性实验室的对过儿停了下来，门口有一座模仿波提彻利的维纳斯女神雕像。雕像旁边站着一个门卫。

岗瑟走到那个门卫跟前，拿出录音机开始采访，门卫向后退缩。岗瑟大声抱怨起来，不一会儿，他们显然发生了争吵，门卫开始有点不耐烦，后来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只见这位彪形大汉怒形于色，一步步逼向岗瑟，而安东尼却躬着腰，在他们身后拍照，而且还不时透过窗子，往性实验室里面拍几张。

蠢猪！我心里暗暗骂道。

我赶紧转身，朝后面跑去，想离开这两个笨蛋越远越好。跑了几条街，在一家车铺门前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岗瑟追了上来。

我冲着他说，“全他妈的让你们给搞糟了，~~瞧你们干的好事！~~”

“这可是第一手新闻材料呵！伙计。”

“这样去等于白白送死。”

“我就是想让你冒点风险嘛！”

“你没见那家伙身上有枪吗？”

“不错，一把三十八毫米史密斯·威森式半自动步枪，还装有消声器。”岗瑟一边说，一边做着鬼脸。

“祝贺你啊！简直可以荣膺武器鉴别金质奖章了！你真应该尝尝子弹从脖子上穿过去的滋味！”

这时，安东尼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了上来。我看着这两个家伙，心里油然而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事情全让他们给搞糟了。

“这样吧，”我说，“我有一个妙主意。”

“什么主意？”安东尼又安上一卷胶片。

“还有一个线索，通过他我们可以更快地找到美子。”

“他是谁？”

我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故作神秘地挥了挥手，指指汽车，“上车吧。”

我驱着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市区，驶向荒郊野外。

“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点儿？”岗瑟不解地问。

“放心吧，这是最好的线索了。”

三十分钟后，汽车在罗德发电厂那耸入云端的铁塔下面停了下来。岗瑟和安东尼懵懵懂懂地下了车，呆呆地望着那铁塔发愣。

“你在耍弄我们吧？”

我把他俩领到车门左侧的路边上，说，“在这儿等着我。”

然后开车向高速公路驶去。从这里的交通状况来看，我现在至少可以把他们甩开六个小时。

(四)

当我第二次在性实验室门前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我摸着黑走到门口，担心门卫会把我和岗瑟、安东尼当成一伙的。不过他只是朝我笑了笑，打开门，让我进去。我在门口伫立片刻，让眼睛慢慢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墙上贴满了南美的航空广告宣传画，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穿锦缎短裤、性感十足的女人，嘴里嚼着可可豆。我想她一定就是罗达。

“你好！”我说，“我叫哈利，从圣路易斯来，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按摩——有法国式、希腊式，还有英国式的……润肤膏。”她对着钉在柜台前的一张价格表依次念下去。“……裸体治疗、水疗……还有最新式的……”

“棒极了。听菲尔说过，你们这儿有位娇小玲珑的日本姑娘……”我取出钱来，拿出一叠全新的钞票。“你快点告诉我她在哪儿！”

罗达耸了耸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钞票，没吭声。

我俯过身去，尽量显出很内行的样子，但罗达还是不为所动。

“求求你，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递给她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她叹了口气，用手挡开了，手指上还散溢着可可豆的香味。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不知道……这里只有我们老板一个人有名册。”